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八

王存

孫固

孫永

祖冲

孔文仲

武仲平仲

李之純

弟之儀

黃廉

顧臨

陳軒

章衡

薛向

祖顏子嗣昌

安燾

許將

喬執中

李周

徐勣

孫藝

吳時

李昭玘

吳師禮

兄師仁

王漢之

弟漢之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幼喜讀書辭親往西江從師五年始歸爲古文不尚雕琢鄉先生見之以爲不及登慶曆進士調嘉興縣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直之繫賂他官變其獄存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修呂公著趙槩所

其言始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元豐二年擢知制誥同修國史
兼判太常寺論團丘合祭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遷右正言
官制行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被誣誤而情實納
忠非大過者得隨材名擢以備官使語合上意收拔甚衆又言
赦令出上恩比歲治獄多不原減官司禁誦本防請託而弔死
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
封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自廢或請令培築如故又請拆民

廬之侵官道者詔已行存入言之卽日弛其役都人號呼相慶
元祐初進樞密直學士兵戶二部尚書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
簡二年拜中大夫歷尚書左右丞言四事一畿內保甲先帝不
憚艱難而爲之旣已就緒無故不可廢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
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二不當罷侍郎韓維侍御史
杜純諫官王覲夫一正人去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譏邪之人爭
進矣三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賦詩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
之意四凡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却以無可矜恕却之
則是有司欲生之而朝廷反破例殺之壞祖宗舊制不可蔡確
以作詩怨訕存欲薄其罪坐降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加資
政殿學士知揚州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隣里
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榮之紹聖初召爲吏部尚書

言黨論寢不可長慶曆中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濫
及善人者願陛下察之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改杭州奉崇
禧觀祠遷右正議大夫致仕故事當得東宮保傳議者故殺其
恩存歸老首營家廟未幾降通議大夫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
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
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
石介一見以公輔許之擢進士調磁州司戶參軍從平貝州誅
誅首惡赦脅從與文彥博意協轉霍邑令遷秘書丞爲審刑詳
議官韓琦知其賢引爲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侍講額卿
升儲又爲侍讀卽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
固知神宗志欲經略西夏因先事以戒言待遠人宜示之信种

謬舉兵非計。願以韓安國魏相魏徵論兵大略參校同異。則是
非炳然矣。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判少府監神宗
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論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則可。宰
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
人也。帝凡四問。皆以此對。及青苗法行。固極陳其不便。會韓琦
疏至。帝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青苗法。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
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不從。固復領銀臺司。胡
宗愈坐言事罷。蘇頌陳薦以論李定免。固皆力爭。及議尊僖祖
言。太祖有天下傳之萬世。請以爲始祖。僖祖當別立廟。如漢太
上春陵故事。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琦歎其議足
垂不朽。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
久。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愧折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

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元豐初同知樞密院時建安南順州固言其地瘴癘不可守請棄之得內徙二萬戶又因夏乘常廢上欲西討固言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上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上曰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豈可使宦官爲之今陛下任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上以爲廷不悅他日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將五路並進獨憲不赴雖得蘭會罪不可赦其後師果無功上亦悔之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奉祠哲宗立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拜門下侍郎以年老乞骸太后勉留之令就第治文書朝會拜儀聽休于惺次固感激強起累官右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五帝后哭皆出聲輟視朝贈開府

儀同三司諡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交久而益信故更歷艱險不爲人所疾害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嘗自謂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司馬光過鄭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紹聖間奪遺澤并所贈官列黨籍徽宗以神宗舊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孫永字曼叔趙州平棘人祖冲字升伯舉明經歷鉛山麗水令登進士授將作監丞歷晉絳二州通判河決棣州寇準請徙州治詔冲往視言徙州動民不若塞河爲便遂以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爲京西轉運累遷刑部郎中湖北河東運使入判登聞鼓院直史館出知河中府徙潞州

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權兩京留司御史臺至給事中卒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鈞距多得事情晚節無家法尤寡廉聲永十歲而孤蔭爲將作監簿擢進士調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韓琦獎譽其詩引爲諸王府侍讀勸頴王母留意韓非子升儲進太子舍人神宗卽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言叛民景詢之孥會赦不原非所以示信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論解鹽市馬國之大計今別爲一司使主者專其柄外臺無所統隸苟爲非法孰從而制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論邊陲方靜王韶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及新築劉家堡失利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尤人自免於已安乎竟用是降知和州召還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上問新法於民便否對曰非臣所知又問倉庾吏及府吏受百錢則黥爲卒此法行今尚爲姦否對曰屈

盜罪死猶犯况配隸耶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又問肉刑永奏肉刑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遂不果行復直學士知瀛州時瀛冀河決民租以災免者州縣催徵如故永連章論止之仍命發廩以振白溝巡檢趙用擅引兵渡界河遼人指爲兵端數暴邊上永請正用罪寘之獄赦兵罷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呂嘉問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永奏市算下逮錐刀爲人患苦御史張琥劾以棄同卽異罷奉中太一祠元豐中判軍器監出知太原帝訪時務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事征討又忤代鹽惡運使必欲售反坐防兵盜販關越之罪夫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憂民食本不可彊豈宜累及卒史上皆善之入判將作監進端明殿學士病遣上醫調視奉祠踰年起知陳州徙潁昌請免永裕陵

運粟民牛數萬。哲宗初召入。歷拜工戶吏三部尚書。改資政殿學士。復奉祠。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諡康簡。永外和而內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異。事或悖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爲屈。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之以爲國器。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兄弟皆以文名。時號三孔。性狷直寡言。笑刻苦問學。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瞻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楊。白主司擢進士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台州推官。熙寧初。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排安石所建理助訓兵之法。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上御批罷歸。故官齊惓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范鎮皆言本以求直言。而乃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不聽。蘇頌歎曰。斯人不遇命也夫。然亦非朝廷之福也。吳充欲援眞館閣。會有忌之者。僅除國子直講。又

不習王氏經義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預調
兵夫數十萬勞民損費及諸路出兵首尾又不相應邊人厭苦
文仲陳三不便言三代用兵恐不如是元祐初召爲校書郎進
禮部員外時議皇族惟楊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
唐人稱王孫之比文仲言上新卽位宜廣敦睦之義不宜踈間
骨肉議遂寢尋遷起居舍人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條上五
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
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文仲先有
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疾益甚甫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夫哭
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耿熱而惡崢嶸求勁直如經
父者今無有矣詔原恤其家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之有
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登甲科調穀城主簿遷齊州教授

爲國子直講二艱毀瘠待甚右肱爲不舉元祐初歷秘書正字校書郎集賢校理改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遷英殿歷起居中書二舍人直學士院言朝廷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禮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罪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刑不逮貴近全朝廷體脫之意著爲令徙宣州後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所著有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平仲字義甫應制科呂公著薦爲秘書丞集賢校理兄葬南康詔除江東運判護其事尋提點

江淞鑄錢改京西提刑紹聖中削校理知衡州以常平粟腐惡
乘民闕食損價糶之提舉董必劾其不行新法陷失官米凡六
十萬置獄徙知韶州責思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
夫召爲戶金二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
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生平長於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
釋解釋詩諸書傳于世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
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刑許彥先受邑吏金令往究以
爲起于出婢之口蕪但不當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
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其損上詔之純議之純
曰蜀民賴此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寢秋滿復留凡數歲始
還拜右司郎中神宗勞曰還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劔外安靖年

穀屨豐卿之力也。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爲戶部侍郎，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殿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長貳不暇省，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胥吏箝制命令也。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卽行當止，卽止必稟而後決。毋拘于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熒理陰陽輔相之職，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間者國論稍虧，雅睦語言傳播，動係觀望，不可不謹。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之純，皆疏其誣罔，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字端叔，能爲文。尤工尺牘。蘇軾謂其入刀筆三昧，登第幾三十年，始從軾辟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象

言其黨軼不可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
純仁遺表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復徙唐州終朝請大夫
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登進士武薦之安石以爲能辦新法
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朝廷立法之意初非不良四方推奉紛
然不同如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既
不盡知兼以吏非其人所以法行而民病也帝卽命體量振濟
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運判官爲監察御史裏
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于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各得
舉士旣以名聞于上復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之則急才之詔
不虛行于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久饑
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歎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
取之及論王中正任使太重俞充結中正致宰屬臣慮漸不可

長河決曹村壞民田廬舍漂溺無算廉受詔安撫京東擇高地
作舍以居分遣吏移給遠不能至者流民所過賦糴質私牛棄
男女咸與錢贖養丁壯以力充顧凡所活二十五萬加集賢校
理提點河東刑獄遣人求代北地分水畫境廉謂失中國險固
啓豺狼心其後契丹果冒取不耕地下歸屬門父老以爲恨中
正發西兵用一調二廉言民腹剝至骨斟酌不乏興足矣忍自
竭其根本邪旣而大軍潰嫁罪于轉餉廉詣上黨對理貶秩元
祐元年召爲戶部郎中時陸思閔茶法爲川陝害遣廉按察之
廉言前所行誠爲民患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國
丁將受其敝請勿收熙泰權茶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
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秘
閣提舉明年遷爲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

旨上官均諭其往附蔡確爲欲改陝西都轉運使終給事中年五十九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少通經學長于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爲國子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詔編武經要略入見問兵策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山權湖南運判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推官尋知潁州入爲吏部郎中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有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諭議凜然有古人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朝廷方事回河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蘇軾李常王古孫覺胡宗愈等皆言臨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寘左右以補闕遺別選深知河事者遣往梁燾

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隔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至部未幾復以給事中召遷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中人梁惟簡得罪過洛臨與之宴集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之奪職知歙州黨事行斥饒州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陳軒字元興建陽人登進士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舉前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徠游惡少以隸土軍暴橫爲患請以廂卒代從之俄爲高麗使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冊府元龜及

獄隸領其事武曌有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誣服向廉其
冤脫死者六人入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運副制置解鹽足
支十年而歲調哇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請斥監牧
閒田予民收租置場於原渭市以羨鹽馬歲至萬匹昭陵復土
計用不貲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鹽入于永安縣向陳
五不可以爲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俄坐與客爭驛罷
知汝州數月復官進轉運使厚陵助役如永昭時凡將漕八年
所入鹽馬芻粟累數萬民不益賦課獨最焉坐种諤議城綏州
不俟命罷知絳州移信潞二州熙寧二年立條例司向言諸路
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年歉難于供億因而富商大賈
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兼六
路賦入宜置平準賜內帑錢五百萬上供米三百萬預以便宜

蓄買制其有無名均輸法卽命領使綱舟歲久利於侵盜每假風水以滅迹又多爲主者冒占向悉奪還俾詣本曹受遣益務督察以地之美惡利之重輕爲立等式兼行誅賞遷天章閣待制四年權三司使河洮用兵費不可貲向未嘗乏供及解嚴疏乞戒將帥裁溢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橫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選向知定州加給事中樞密直學士謀知契丹陰令人僞應募兵向遣捕取戮之瀛州市北使久留都亭出不遜語僉謂雲應點兵涿易治道將必渝盟向言兵來不除道彼欲疆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姑肆嫚言以微倖取成耳後皆如議遷工部侍郎元豐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向幹局絕倫善商財利計算無遺策然亦不能不爲民病所上課間失實時方尚功利安石從中主之數有言者不

聽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至論用兵通暢明決帝嘗以習知環
慶地形疆界召訪問得至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邊事向養
威持重未嘗啓其端奉詔令民畜馬旋知不便議欲改爲舒賈
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錄
其言諡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
中歷熙河運判梓州陝西運副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入爲左
司郎中擢徽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興慶州監公使庫
坐監臨自盜責安化軍副使郢州安置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
稹訪諸帥皆力言不可嗣昌乃潤飾諜詞以開邊隙起知相州
復待制知太原論築涇原三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
西羌功進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刑二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
奉祠久之知延安賜第京師當遷官丐回授其子昶京秩嗣昌

屢遭貶多以欺罔獲罪人以造亂之咎歸之俾待制卒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父日華三班院吏後以燾恩封光祿大夫卒年九十餘燾幼警悟不與羣兒伍登第調蔡州觀察推官至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歐陽修薦爲秘閣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運判提點刑獄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當新法行司農符檄日夜下追胥苛切保任旁午燾平心奉法列其泰甚於朝移使京東入見神宗偉其儀觀留檢正中書孔目房尋修起居注元豐初假左諫議大夫往報高麗還直學士院兼知審刑院決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敵獄上省者輕重有疑必至駁勘勢旣不敵法官不得不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獻者皆得輕論從之求外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陳州入判軍器監命館遼使如儀俄權三司使改戶部尙書同知樞密院會夏人款塞

乞還侵疆燕言地非要害固宜予之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有
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二府欲并棄熙河燕固爭但歸
以葭蘆等四砦元祐二年進知院事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
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朝廷已擒鬼章二邊少靖每
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並塞雖僅保障
皮貨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
會渠多反側願望宜有以離間之使回戈復怨此一奇也其後
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其策宣仁患國用不足議裁冗
費痛抑外家并及宗室燕諫此舉不可不深思熟計太后悟而
止又議河流入淤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自小吳未決
之前河雖屢徙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此爲限今決而西則河
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

兵河外。可爲寒心。今水官之議與獻納之臣。惟論地形較功費。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爲緩。非至計也。後功果不就。母憂免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河南入爲門下侍郎。祀明堂爲儀仗。使舉劾從官。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本與章惇布衣交。惇覲其助已燾。不肯少下。宣仁喪。詔宗室爲三年服。惇欲革爲期。燾爭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道故實耳。遂改之。恐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惇右陽翟民。蓋漸欲薄其罪。燾不可。帝欲逐常安民。燾爲救釋惇。遂與隙。譖其與安民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憂服除。值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言所得旨於院。審實乃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都知閻守勲領他職。所罷不以告。郝隨得罪。援救復用。皆爭之。請老以觀文殿學士知河南。疏言。自紹聖元符以來。用

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讐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于今者爲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有甚于此時而謂之紹述豈不爲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崇寧元年論棄涇鄆罪降端明殿學士方棄鄆州時熈實居憂然不敢自明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涇州復又降祈州團練副使移建昌軍再歲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官職

許將字冲元閬人進士第一調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通判明

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
趙改右正言直舍人院判流內銓皆上特命舉朝榮之初因綜
核無法擬調選人必先南曹次考功吏得緣文爲姦選人又莫
敢訴將奏罷南曹關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契
丹來請代地以兵壓境聘使不敢行將毅然請往命詣密院閱
文書而後行至境居人踰屋棟聚觀南朝狀元及肄射輒先破
的館客蕭禧果以代州爲問曰界渠未定且往大國分畫將徐
曰此事申飭邊臣足矣何勞遣使禧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
知審官西院又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
弓箭社圖楚槍牌手雖有名籍而按閱無法將一切整攝之進
翰林學士權知開封會治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
陷之逮其父子繫御史府踰月得解黜知新州明年以龍圖閣

待制知秦州改揚耶二州耶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至其俗自息久之民鮮犯法者三圖皆空名爲兵部侍郎上疏言兵略曰措于形勢之內最彰而易知隱于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見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兵戎有制名雖不同縱而橫之方而圖之使萬衆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飲之取四方猶跬步制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衆算猶掌攄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兵之事有三曰禁兵廂兵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市馬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立具以上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元祐三年再入翰林拜尚書右丞始與執政同議用張利一張守約領兵及中旨用王文郁姚兪將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爲資

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大名會黃河東北二議未決將日度
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
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
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止兩不能奪各因其自
流以待之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
祀進左丞中書侍郎章惇蔡卞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
曰非盛德事復問漢唐誅黨人故事對曰二代固有之祖宗以
來則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輕戮大臣也
上皆納之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
章榘後榘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金紫光祿大夫撫定
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
而兵機有不可失旣已戒具願遂從之未幾河湟果復捷書至

以功轉特進中丞朱諤論其居政地十年左顧右視見利則回
初無定論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在紹聖則陰匿元祐之
所爲逮至建中尚爾冒居時謂言得其情以資政殿大學士知
河南又降學士知穎昌改觀文殿奉國軍節度使知大名居六
年告老爲祐神觀使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子份龍圖
閣學士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
石器之命子弟與從遊擢進士調須城簿時大興河役役夫謀
而潰因起大獄執中往代始帖然富民賂吏白轉運使將枋橋
所以罔市利執中爲疏其害卒不能奪安石引編修熙寧條例
遂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路旣
險絕期且迫走一校諭其酋卽相率歸錄功當遷秩請還贈父

母就徙轉運判官名爲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朝廷議取諸縣
牧地民占耕歲久當平丘墓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爲請
于朝詔復與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會河決廣武埽危甚相
聚莫敢登執中挺身立其上隋者如蟻不日埽成元祐初入爲
吏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
俄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中書二舍人起居郎至給事中
有司議天下獄獄失出入者與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輕
出恤刑之至意一旦均之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皇上好
生之仁邪恕遇赦復用執中言恕曩結蔡確鼓唱扇搖今復其
官懼疑中外遷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指爲呂大防所用以
寶文閣待制知鄆州爲政寬厚有仁心屢雪刑獄活以百數明
年夢神人昇以騎都尉詰旦爲客言之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調長安尉都巡檢趙瑜多行無禮獨于周不敢肆轉洪洞令縣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薪健發人徒遏之周爲築新堤以扞民不告病改知雲安屬鹽井征課百萬通判施州羌俗不習服牛之利爲選諫戍知田者市牛教之使耕辟地數千畝軍食以足神宗以孫固薦名對前日知卿不遊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識司馬光乎對曰不識訪以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也若疲中國以勤遠略譬之急手足而禍腹心非計上領之翼日詔固曰李周樸忠之士朕且以爲御史執政疑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議隴湍河爲六渠以益鉗盧陂水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度用工費已入十萬盍姑鑿其一試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

思周譏然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慈聖皇后復土庀職陵
下中貴至者旁午次舍布幕號爲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
苫枕塊奈何又從而侈乎哲宗立召爲職方郎中朝議欲棄蘭
州周曰隴右故爲嵬氏所有常爲吾藩籬今嵬氏破滅若棄之
必歸夏彼以區區河南尚爲勍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故
地非秦蜀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
爲陝西轉運使權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徙鳳翔
河中府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周
歷官久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詣中書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辟
爲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嘆曰若人未易屈也卒年八十
徐勣字元功南陵人登進士調吳江尉桂州教授王師討交趾
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多避役使者捕得千餘人使勣

杖之勅曰是皆饑羸病乏不勝杖姑涅臂示戒足矣使者怒欲
并劾勣勣不爲動又語副使趙禹曰師出淹時主帥郭遵宿留
不進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
之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斷自上意旣而果皆無功舒亶聞
其名將薦爲御史勣惡亶爲人辭不答擢知建平縣入爲諸王
宮教授通判通州瀕海隄廢不治歲苦漂溺躬督防卒護築之
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府記室參軍徽宗
居藩悅其鯁直卽位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時紹
聖黨與人懷異意帝一日語勣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詎惟
卿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彥勣頓首賀
得人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奏京之姦惡有同盧杞不肯
與聯職固辭遷給事中翰林學士陳六事曰時要任賢求諫選

用破朋黨明功罪命修神宗史久不成勅言今元祐紹聖各持好惡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京下純用安石日錄各爲之說論議紛然請盡取當時宰相家藏記錄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命草詔戒史官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帝初政銳意欲損新法之害已而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勛對曰聖意豈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徒徇形迹臣未見其可又因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京以勛與何執中皆宮僚舊臣每曲意事之勛不少降節會親病謁歸俄而居憂京與何執中撻勛行章惇詞以爲詆毀先烈主管靈仙觀入黨籍起知江寧言者復論罷歸大觀二年知太平州入覲極論茶鹽之害帝以用度不足爲言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

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尋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京自錢塘召還相見以微言撼勛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勛笑曰人各有志京慙不能對伯通執中字也尋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勛挺挺持正尤爲帝所禮重而不至大川時議惜之

孫勛字叔靜錢塘人父直言徙江都勛年十五游太學蘇洵滕甫稱之以蔭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千謝賞不受改越州司法參軍趙抃薦其材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渙其門勛收按姦狀伏辜辟韓續長安幕府續去仍留五年以簽書西川判官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運判召爲屯田員外郎勛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遇京還朝塗中迎謂曰我獲

用於天子若助我否。磬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乃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磬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二人罷徙磬知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坐邑人子爲草祭之謠，指切蔡京，京怒，誣以他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致仕。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靖通。磬篤於行義，在廣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廷堅女，皆罹黨禍，家人危懼，磬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仲道，邛州人。學究出身，再試中第，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運米五萬輸長安，鄭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三萬斛之

費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五萬今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
八戶耳古者用師則贏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能移
兵於華興雍相去百六十里不惟前費可免一旦欲用朝發而
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陸師問幹秦蜀茶馬辟爲屬章奏欲薦爲
御史力辭之除陸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路學事徽宗時召爲工
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黃帝爲先師
時言今釋奠孔子但例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若祀黃帝當以
何禮乃止遷太僕少卿言者指爲張商英黨出知耀州提舉河
東常平歲饑發公廩以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時以邊事輒
不答還爲大晟典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訴謫監衡州
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尋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進對問及
取燕事答曰祖宗盟血未乾淪之必速亂蔡攸以告王黼斥爲

腐儒求去提舉太平宮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爲文未嘗屬棄落
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爲蘇軾所知與晁補之齊名登進士
調徐州教授孫覺爲守與從容講學論古人行已處世之要相
得懽甚李清臣薦爲正字遷校書郎秘閣校理通判潞州民死
多不葬昭玘爲斥官地畫兆窆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
入除秘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東路刑獄坐元符黨
奪官徽宗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崇寧初又坐嘗傾搖
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從寬之說罷主管鴻慶宮入黨籍居閑
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凡貯十囊命曰燕遊十
友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
久益有味也執政侯蒙爲昭玘先所取士蒙思其舊恩使人致

已意昭玘惟求秘閣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被誣爲盜出之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于京師拜前曰咸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爲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始韓忠彥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靖康初復以舍人名時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錢塘人上舍登第調涇縣主簿知天長縣召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初師禮遊太學時兄師仁爲太學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衆質之師禮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之後相遇於泌陽遂定交久之坐預餞鄒浩免官徽宗初授開封推官蔡王似宮吏有不順語下府治獄成詞不及王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素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

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進聞者獎其得體以直秘
閣知宿州卒師仁字坦求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
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復置庖爨僮僕郡守陳襄鄧
潤甫蒞宗孟皆以遺逸薦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吳王宮教授
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開至秘閣校理
漢之登甲科調秀州司戶叅軍知金華澠池二縣爲鴻臚丞知
真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諸朝漢之言所在無簿籍是以不
能周知而校其登耗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
諸掌從之入爲開封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郎太常少卿蔡
京置講議司引漢之爲叅詳官擢禮戶二部侍郎除顯謨閣待
制知瀛州講行何承矩所規塘濰及保塞五州爲隄種木浚復

其故雄州歸信容城災兩輸戶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萬一契
丹蠲之爲朝廷羞詔從之尋召拜兵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其
主倍克荒淫不恤民亡可跂足而待徽宗悅以知定州久之徙
江寧方臘亂錄奏報禦捕功加龍圖閣直學士進延康殿學士
卒年七十弟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補武勝軍節度推官
爲杭州教授知潁上縣元祐中爲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秘書通
判衛州薦入編修兩朝魯衛信錄徽宗立召對奏言求言非難
察而用之爲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其實乃或不然志士仁
人知言之無益不復進說而小人肆爲詭譎可喜之論苟容偷
合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惟是之從事無今昔惟當爲貴
人無同異惟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而天意得矣帝納之拜
吏部員外郎遷左司歷起居中書二舍人趙省之日詞頭三十

三下筆卽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坐與陳瓘等交解職知舒州入黨籍尋知福州復徙廣州有蕃客殺奴渙之悉論如法改歷洪滁潭杭楊五州張商英相召爲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罷復出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以疾提舉明道宮卒年四十五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趨向如此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九

李清臣 元絳

龔原

孫揖

葉濤

沈錫

謝文璫

子璣

汪澥

王無

蔡肇

郭祥正

葉祖洽

蔡翬

俞棨

時彥

霍端友

呂嘉問

李孝壽

蒲宗孟

吳居厚

林希

父棨

溫益

陸蘊

張閣

范致虛

王襄

趙野

孫昭遠

梅執禮

程振

李熙靖

譚世勣

孫傳

耿南仲

聶昌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七歲知書經目輒誦幼即善屬文韓琦聞

其名妻以兒子登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轉和川令屢薦應得京官適舉主薛向公事未竟礙銓格判銓張揆擲使自陳謝曰人以家保已顧捨之薄矣願待之揆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應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得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秘閣韓維拔置第一曰荀卿氏筆力也及廷對時會霖雨災異疊見論者類歸咎議清臣獨不謂然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之身腹心肺腑一有蔽塞則五官爲之不正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藉甚英宗召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理院從韓絳使陝西慶卒亂家屬應誅清臣請配隸爲奴坐貶海州通判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獄設耳目方略名捕齊魯盜賊且盡爲韓琦作

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還爲兩朝國史編修撰河渠律曆
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謂不減漢史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
林學士拜吏部尚書元豐六年授朝奉大夫爲尚書右丞元祐
初轉左丞時方變熙豐法度清臣固爭不可罷爲資政殿學士
歷知河南永興哲宗親政拜中書侍郎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
臣發策問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
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
賜土以柔遠而羌戎之患未息弛利以便民而商賈之路不通
夫可則因否則革惟是之爲當聖人亦何取必哉策士悟其指
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一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專中書亟
復青苗免役除諸路提舉官以觀相位顧蘇轍軋已撻其過以
激上怒罷逐之時已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覲之及惇相復與

爲異悖欲籍文彥博呂公署以下三十人悉竄嶺表。清臣言：諸臣皆累朝元老，若從悖言，大駭物聽。帝乃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鄜延金明砦主將張興戰死，悖怒將盡戮官軍吏士四千餘人。清臣言：果爾，則異時亡將必舉軍降敵矣。詔祇誅牙兵，俄坐姑子田氏外婦妄告謀反，被劾以大學士知河南徙真定。初，蔡確子渭上書誣罔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爲門下侍郎，尋爲會布所陷，出知大名。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臣本起窮約，居身儉樸，垂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其體簡重，宏放自成。一家居官，奉法毋敢撓，以私亦能不忿。舊怨者爲舒稟，姚勔所劾及亶以賊抵罪，獨申救之。當紹聖議貶，勔清臣請薄其罪，然志在利祿，謀國不公。百計欲取宰相，故晚節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

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仵倡聚衆保鄉里爲楊氏所敗奔杭州爲錢塘人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捕豪民王豹子寘于法數斷疑獄民驚以爲神范仲淹表其才知永新改知海門擢江西運判知台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絳出庫錢作室數千區令民得自占流者皆復業入爲度支判官除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值儂智高反建潁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給治樓堞械器轉輸軍食以功遷工部郎中改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荆南又爲翰林學士知開封拜三司使參知政事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

連耆寧蔡確劾罷絳知亳州入辭改潁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以太子少保致仕帝猶眷顧不衰命營第居京師絳言臣有田廬在吳乞歸嚮之以來至吳踰歲以老病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章簡絳工于文詞爲流輩推許蕃戎書詔多出其手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居官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在翰林謫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

龔原字深之遂昌人少師安石取高第與葉濤沈銖俱爲國子直講安石改學校法引以自助相與盡力坐虞蕃訟受諸生茶紙三人皆免官元祐初詣訴理所得直爲國子丞太常博士言北郊合祭非理願亟正之加秘閣校理充徐王府記室時司馬光得政名與語譏切王氏原反復辨揀不少衰光歎曰王氏習

氣尚爾耶出爲兩浙運判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兼侍講請以
安石新經義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刊板以傳一時
學校舉子靡然從之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未幾
安惇論前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出知潤州徽宗初曾布召
入爲祕書監進給事中駁蔡京除姻戚五人爲郎官論郝隨得
罪不許居京師鄧洵武不宜再入史院勸帝爲哲宗行三年喪
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
知揚州還朝歷兵工二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原素與
陳瑾善瑾擊蔡京或謂原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知亳州卒年六
十七 孫楫字濟道爲人懦如不勝衣聞金禍輒忿恚不食念
有以自見不可得兀木居和州以偏師萬人築堡新塘過絕濡
須之路揖率家僮百餘襲之鄉里徙者三千餘人獲一千戶繫

累數百。輜重稱是。縱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將歸于滁。和遇金兵大至。乃改道圩上。騎據其衝。不得前。多赴水死。梟其衆曰。今日鬪死。足爲義士。自棄溝瀆。無益也。直前搏戰。遂爲所獲。挺劍刺其一人。罵不絕口。金人斲割之。年二十二。新塘有蔣子春者。教授里中。金人見其挾書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春怒罵亦殺之。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爲國子直講。坐虞蕃訟免官。以壻於王氏。卽往從安石學。爲文詞。哲宗立。上章白理得。太學正遷博士。紹聖初。爲秘書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郎。曾布薦爲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擢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并責呂大防劉摯蘇轍梁濤范純仁等制詞。文極醜詆。與安燾交善。燾降學士封還書命。言在元祐時。嘗詆文彥博。棄熙河全先。

帝萬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爲黨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
爲范鎰所論連三黜布復引爲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圖閣
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沈銖字子平真州人父季長安石妹婿
領國子監事銖少從安石學登高第改審官主簿紹聖初起爲
太學博士轉秘書正字崇政殿說書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
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福應哲宗屢首肯之遷起居
郎兼侍講權中書舍人論吳居厚使京東時聚斂不當除戶部
尚書詔具實狀不能對罰金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
弟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爲鄆州司戶叅軍崇寧初爲講義司
檢討遇蔡京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以爲遠方之士未能
知朝廷好惡若槩罪之恐非敦世厲俗之道京不從除衛尉丞
歷祠部左司二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知婺州入兼定嘉二王

侍講進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嘗按張懷素遺黨疏其誣妄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登甲科教授大名中丞黃履薦爲御史臺主簿除秘書正字考功右司二員外郎徽宗立擢起居舍人轉給事中修神宗寶訓所論率是安石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倣此遼主洪基殂遣文瓘往弔令從者變服而入坐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謫邵武軍移處州又以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子旼宣和中爲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旼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汪解字仲容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已乃與王無咎同學於安石預著三經字義首傳誦之其說始行熙寧太學成分錄學政登進士調鼎州司理參軍知黟縣入爲太學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甥善擢中書舍人爲大司成議學制不合遂以顯謨閣待制出知婺州歷潁昌改陳壽二州徙應天府提舉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登進士爲懷真簿天台令已而棄去復調南康簿好書力學居嘗閉門與人寡合惟安石言論是從讀書不厭寒暑行役亦不暫釋至京師時安石方向用士大夫多從之游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安石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爲文長於歌詩初事安石深見器重又

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
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
時歷除戶禮二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張商英薦召試進起居
郎前此試三題率以宰相上馬爲候至肇援筆立就不加潤飾
商英讀之擊節拜中書舍人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
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包藏異意非議
辟雍奪職奉祠會赦復官尋卒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見而
歎曰天才如此真白後身也登進士知武岡縣轉保信軍節度
判官從章惇辟爲察訪判官當安石用事時祥正奏乞天下大
計專聽一人處畫有異議大臣卽當屏黜神宗覽之曰此必宰
執素親昵者出其章以示安石因問卿識郭祥正乎其人似可

用安石恥爲小臣所薦極口陳其無行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棄去隱于縣青山而卒

冊曰功父名聞乃趨時好忍捐珠玉樽藥是抱若彼醜徒何足與較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廷試對策首迎台用事大臣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釋褐簽書奉國軍判官還判登聞檢院爲國子丞至校書郎元祐初歷集賢校理職方員外禮部郎中給事趙君錫論自安石變法士習大異非崇王氏學無以得高第願未有若祖洽之公然訕謗者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由左司郎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狠愎專喜諛附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願稽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薨終廟下恩禮隆繆蔡確

受遺定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又言使確當時稍失事幾珪
果得遂姦謀則先帝遂失正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爲朝廷
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
矣其論幸類此尋坐舉王回不當出知濟州徙洪州所至以牟
利黷貨聞諂事曾布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召大用韓忠彥
不可白爲竇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爲吏部侍郎布罷
出知定州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沖佑觀復知洪
與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卒

蔡凝字文饒開封人廷試對策揣蔡京復用言熙豐之德業足
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
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詒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
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

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顓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得擢第一。頌所對於天下解褐卽授正字遷起居中書二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疑一意諂附蔡京敘族屬尊爲叔父及攸修等出見疑遽自悲曰向者大誤翁乃叔祖比皆諸父行也遂列拜之。會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疑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擴上恩意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持論頓異欲害瓘以滅口因其子正彙告京不軌執送京師復召疑爲給事中又謀使石城治瓘幾不免語在瓘傳御史毛注言其巧言惑衆造爲弊端不報瓘柔中始以上書入邪等至是得進階疑言其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讐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有致疑於紹述

者乞削其敘遷昭示好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使爲善疑弟萊剽其藁示疑卽論之以搖商英疑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方建神霄宮率先奏辦下詔褒獎名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御史言疑游太學則挾詭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挾私事以脅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宜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爲政喜怒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絹疑禁民與爲市下其直而彊取之卒怒縱火焚州治將殺之疑踰垣走免詔奪職罷歸卒

俞臬字祇若江寧人以上舍生賜進士第一歷辟雍博士秘書正字吏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議罷增石炭場臬駁其非除顯謨閣

待制知蔡州改襄州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所同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爲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爲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說爾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善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爲得言頗見行蔡京再相憾所用士多畔已惟舉始終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以發戶部尚書劉炳陰事忤京意改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罷提舉崇禧觀又以毀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復述古殿直學士知江寧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簽書類昌判官入爲秘書正字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坐受賜增拜隱而不言廢罷復提點河東刑獄徽宗立召改吏部員外郎擢起居舍人至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出爲河東轉運使入累吏戶二部侍

郎尹開封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亡卒吏憚於移問往往略之
彥請一以公憑爲驗否則拘繫之以俟報坊邑少安以奏獄空
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武進人徽宗卽位策進士第一授宣義郎不閱
月累遷校書著作起居郎中書舍人故事舍人止服黑角帶帝
顧見之曰給事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服金紫犀帶
佩魚進給事中至大司成禮部侍郎上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
自今可令內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俾天下之勢
如持衡然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卽自請補郡以顯謨閣待
制出知平江改陳州爲政以寬聞不立聲威陳地卑下苦潦時
疏新河入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端友請益開二百里徹
于淮水患遂息內侍石燾傳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疏罷之

轉吏部侍郎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冊曰宋制大魁每稱國器政地台階十年臘致熙寧而後
悉皆此類巢彥鄩夫曾何足齒葉蔡姦回至今覲泚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由條例司權戶部判官筦諸司庫務
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薪錢十六萬緡自王韶創緣邊市易之
法安石善之用魏繼宗議卽京城置市易務凡貨有可居及滯
而不售者悉以平價收之願以易官物者聽命嘉問提舉嘉問
上建置十三事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因語安
石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驚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強詞自
解至譏朝廷叢脞以爲不知帝王大略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
左右近習非臣孰爲嘉問辨者帝曰卽如是舉朝何故咸稱不
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略曰天下之財匱乏良由貨

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併之家巧爲推抑故設市易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昂其價高於兼併之家而低其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又以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今吏祿雖云增厚未及昔日所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以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值大旱帝憂心惻怛語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以上初市易隸三司薛向爲使嘉問恃勢陵之會布代向心不能平會上出手札詢布布名繼宗訪實繼宗憤嘉問掠其功遂列上其迫挾官府多收息錢及他姦利事詔布與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有繼宗使誣布增加其言繼宗不從事未決安

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旣執政竟
成前獄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安石復相名檢正中書戶房
復罷出知江寧轉運何琬劾其營繕越法徒濶州復坐免久之
入爲吏部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害言朝廷出本千二
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至
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坐削三秩黜知淮
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
士知開封府阿附章惇蔡卞鍛鍊上書人罪至焚去案牘以滅
口徽宗卽位暴其罪惡出知懷州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鄂州安
置而死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藁以示安石呂氏曰爲
家賊故不得與祖父同傳李孝壽字景山爲開封戶曹參軍
嘉問命攝司錄事成其冤獄多殺不辜坐削秩蔡京復之累遷

大理太僕二卿顯謨閣待制爲開封尹閭里亡賴子自截臂腕
託廢疾凌良民孝壽籍其名移付旁郡加直學士出知興仁開
德二府蔡京起章經獄復還孝壽開封使卽訊窮治逮繫踰千
人方冬慘掠囚墮指脫足投于垣外日夜鍛鍊猶嫌其緩又知
號究二州坐與巡檢戲射狂人張立死除名無何起知蘇州政
和初拜刑部侍郎三尹開封有囚逃獄盡執守兵及吏凡殺四
十餘人猶以獄空表賀毛注論其殘虐乞加譴不聽後以疾罷
爲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死贈正奉大夫李孝稱字彥聞
及之子以蔭登朝崇寧中提舉湖北京西常平提點京西南路
刑獄以阿蔡京姙宋喬年遷工部員外郎不閱月轉大理少卿
連奏獄空擢工戶二部侍郎爲開封尹逮治陳瑾子正彙竄流
海島京愈德之進工刑二部尚書數增秩而死贈光祿大夫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召試學士院以爲館閣校勘校正中書戶房兼修條例進集賢校理時新置三司提舉帳司官祿豐地要人人欲得帝特與之呂惠卿制手實法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此天下良法所以正百年未正之版圖初何所擾而待豐歲乎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張弛其法民益困病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止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特加佩魚著爲令書局承旨張誠一頗肆橫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於帝前白其姦帝以爲不阿拜尚書左丞將大用帝常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遽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說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

耶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又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三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繩治之雖小偷微罪輒斷其足筋山此盜益起徙河中以慘酷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未興移大名卒年六十六宗孟性侈汰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常日盥濯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每用婢數十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一曰儉蓋鍼其失云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進士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大理丞轉司農屬元豐間提

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賜銀緋爲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居厚精心計會時方興利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卽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數十萬緡詔褒其能擢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職蒙譴乃與河北塞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請以鹽息買絹資河東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典募民養保馬利孔搜剔無遺居厚本起州縣凡流無間閼勳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進商利之徒競爲腹餽所至成風而居厚尤倍克剝盜王冲因民不忍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纂取投諸冶居厚聞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惇起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名拜戶部侍郎更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爲永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兩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

復尹開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恩許服方圓金毬文帶白是執政視此出知亳州徙太原道都門留爲佑神觀使遷知樞密院事政和三年以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白媚無赫顯惡惟一時聚斂推首稱云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祖高父槩俱太常博士有治行槩字端父幼警悟登進士爲校書郎知長興徙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言今用兵大患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能亦必屢戰而屢敗後終集賢校理有所著史論辨國語希登第調涇縣主簿還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改服葺熙寧間遣使高麗聞命懼形於色因辭神宗怒責監

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
元豐六年預修兩朝實訓元祐初歷秘書少監起居中書二舍
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差薄不足以玷從列除集賢殿修
撰出知蘇州更宜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
文閣直學士知成都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欲逞毒於元祐
諸臣使典書命許以執政希遂甘心焉復爲中書舍人自司馬
以下數十人貶官之制皆希爲之詞極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
語陰斥宣仁諸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
矣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
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遷禮吏二部尚書翰林學士
惇疑會布在樞府間已使希同知樞密院以相伺察希曰爲布
所誘且怨惇不引已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布罪因并罷希出

知亳州轉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右正言陳祐論其黨附權要名節掃地貶知揚州卒年六十七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天稟狡猾能傳會第進士歷太宗正丞利州路并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遷暮宿村寺益遣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他如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被逐在其境內率爲所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論其不宜列侍從處經惟不報除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倡言帝於哲宗當服兄弟之服曾肇舉史記所稱堯舜同出黃帝以嘗臣堯制服三年益意附執政奏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

同出得遷吏部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愛
莫助之圖帝初付會布布辭改付益益得藉手希進勸帝宜相
蔡京指天下一切善士以爲異論極意附京會京與布爭事帝
前益叱曰會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旣得罪京遂爲相進益中
書侍郎其仕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及是時復與京立異一
日京擬監司郡守錢餼等十人益稍不謂然京使鄭居中從其
所問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
耶今丞相除授皆其姻黨欲不逆其意得乎京聞亦頗憚之甫
踰年卒年六十六子萬石至尚書

陸蘊字敦信侯官人登進士爲春秋博士經廢員省改會要所
檢閱文字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哲宗親政召拜禮部員
外郎轉吏部郎中入對言詔禁元祐俗學不以使一路而猶得

爲守令臣愚未見其可請併禁之遷辟雍司業議原廟不合黜
知瑞金縣還爲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至中書舍人請葺諸州天
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擢御史中丞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
列徽宗不許在職頗論事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
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奪占民居縣官市材
不予其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爲員很多無益於
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乖尊卑之分非
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尋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弟
藻同時由列曹侍郎出知泉州閩人以爲盛事後加顯謨閣直
學士引疾提舉鴻慶宮卒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由衛尉主簿遷祠部員外郎爲人
儉薄無行以姻事蔡京徙吏部郎中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改

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拜給事中殿中監爲翰林學士京免
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警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逢以龍
圖閣學士出知杭州思所以固寵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浙部
和買絹杭居十三請均之他郡歲餘經理有敘去惡少年之爲
人害者以治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爲學士卒年四十
六

范致虛字謙叔建陽人登進士爲太學博士坐送鄒浩停官復
結左街道錄徐知常徽宗召見除左正言通判郢州崇寧初召
爲右司諫改起居中書二舍人與蔡京相結引爲講議司詳定
官坐議不合京黨劉曷擠之改兵部侍郎入處華要出典大郡
者十五年又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入爲侍讀修國史
除刑部尚書時曷坐王宋妖言論死致虛爭之因得減竄士論

復以爲賢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母喪起復言不當用師契丹恐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時相惡其立異遂聽終喪服闋知鄧州改河南多趣時好營飾道宇賜名練真宮中人規景華苑欲奪富弼園宅致虛言不可而止靖康元年除知京兆府兼陝西宣撫京師被兵詔與五路會兵入援時節制陝西錢蓋兵十萬至潁昌遁王襄亦南走致虛獨與孫昭遠命杜常將民兵萬人合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步騎二十萬統以右武大夫馬昌祐趨京師夏儼將萬人守陵寢有僧趙宗印喜談兵席益薦之便宜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令總舟師趨西京而自引大軍陸行斬金使持詔止援師者遂奪潼關作長城自關起迄于龍門所築僅及肩致虛素有勇無謀一聽宗印以僧爲軍號尊勝隊行童子爲一軍號淨勝隊舟師至三門津令整兵出潼

閻金守將高世由語粘罕致虛腐儒宗印大言實不知兵裨將
李彥仙勸以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羣
聚而出一蹶於險則皆潰矣不聽至是軍出武關至鄧州千秋
鎮爲婁宿所衝死者過半杜常夏淑先遁斬之昭遠似倚等留
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高宗卽位言者論劾徙知鄧州尋加
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力辭而薦席益李弼大唐重自代次年
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不戰而走資授安遠軍節度副
使英州安置後幸建康召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
贈銀青光祿大夫

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登進士崇寧二年以軍器監簿言事
稱旨擢庫部員外郎改光祿少卿出察訪陝西還顯謨閣待制
權知開封府政務浩穰訟者株蔓縲繫滿獄襄晝夜決遣四旬

俱盡以獄空受賞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出知杭海鄆三
州改應天府歷禮兵二部尚書出知潁州改永興軍蒲城妖賊
王寧適同名請更名宓司諫石公弼論之徙汝州奪職奉鴻慶
宮祠大觀三年起爲集賢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麗
還對稱旨賜今名歷工吏二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
侍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罷祠久之起知鄆州加資
政殿學士徙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奉祠宣和六年又起
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以所部兵會
康王于虞城縣高宗卽位命知河南與趙野分總西北道諸軍
坐迂道宿留降寧遠軍節副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卦人登政
和進士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中書太子三舍人給
事中大司成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京黼更秉政植黨相擠莫

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宣和七年拜右丞升左丞靖康初爲門下侍郎徽宗東幸出爲北道都總管已而落職提舉崇福宮元帥府建除爲宣撫與范訥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旣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副安置邵州建炎初復起知密州時盜賊充斥命令阻絕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執之遂見殺

孫昭遠字顯叔眉州人登進士調長沙尉辟河東經略司歷知鳳翔天興二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權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靖康初名爲水部員外郎金園太原宋師多潰遣昭遠與折彥質同乘傳招集會洛陽陷留守王襄徙治襄漢授昭遠西道副總管道收潰卒至京兆遇范致虛同進遂劾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坊使張深後期之罪建炎元年遷河南

尹西京留守兼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兵萬餘柵伊楊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攻遣將姚慶拒戰而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般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戰不利其下欲擁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追贈徽猷閣待制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起進士調常山尉薦爲敕令所剛定官武學博士司成強淵明言其賢蔡京謂未嘗識面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歷軍器鴻臚二丞比部度支二員外郎更有以楊戩名持茶券取錢三百萬執禮一聞知其妄遽以白於上罪之進吏部左司郎中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樞中書舍人給事中繳駁前執政林摠與復故職中旨孟昌齡奪耶人屋楊戩占外郡卒之留役中都

者又張佑董葦太廟僭求賞皆駁奏弗行遷禮部侍郎素與王
黼善黼嘗置酒夸示園池妓妾之盛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
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瘡痍未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又戒之
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奪職出知新州俄復集英殿修
撰徙滁州時鹽賦虧額涂苦抑配執禮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涂
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改戶
部尚書方軍興調度不足請以禁內錢謀有司凡六宮廩給皆
由度支乃得下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黜執
禮奏審詔杖之併責典寶夫人京師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
以數百千萬計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
中安扶同主根索金銀哀民力困竭方思有以窒其求而宦者
挾宿怨語金人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

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會怒呼四人責之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四人皆下馬搃殺之而梟其首執禮年四十九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嘆高宗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復加資政殿大學士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謀集兵奪萬聖門夜擣金營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頊泄其謀故不克

程振字伯起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爲辟雍學錄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孟軻廟於鄒配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從之提舉京西常平入爲膳部員外郎兼太子舍人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太子從容舉老子語云爲之於未危治之於未亂今不固

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區區非老子意也他日太子爲上道之微宗寤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懼不得肆因譏家令楊馮以爲輔太子幸非常微宗震怒執馮誅之太子之言亦廢會享明堂言古者太祭祀登俊受爵必以上嗣此禮經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今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官僚初無及此者薦爲中書舍人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悅又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欲振詆以惡語振不從黼使言者劾罷振靖康元年起除吏部侍郎上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屢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和戰之說至今未一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聖斷踰度而不暇

嗜吞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矧今
外患倡獫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
味其言。竟不能用。拜開封府尹。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言方
多事之際。若殺之必駭觀聽。請盡釋。以隸步軍。未幾與執禮同
及於難。死時年五十七。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高宗贈端明
殿學士。官其子及親屬三人。端平初。曾孫東請諡剛愍。陳知質
史失其傳。扶乃安。燾子也。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相德裕九世孫。祖均。父公弼。三
代皆登進士。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坐議三舍法。使者劾其沮
格。詔令貶死。熙靖擢第後。又與譚世勛孫傳同中詞學。兼茂科。
爲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便養。除提舉淮東學事。
入爲兵部員外郎。父憂去。還爲右司員外郎。時王黼以太宰領

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熙靖言應奉非宰相所
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經撫可以不設黼黻不樂留滯久之
中以他事貶兩秩黜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
靖康初以故官召與世勣同主管龍德宮政顯謨閣待制道君
待之甚厚俄提舉醴泉觀張邦昌使直學士院固不受憂憤
廢食家人進粥糜藥餌寬譬之終不食故人視其病相待歎泣
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句遂不起卒年五十三建炎初
錄其守節與世勣俱贈端明殿學士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起進士教授彬州雅不喜王氏學除秘
書正字在館六年時蔡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
勣獨坐直廬繙書竟日居與梁師成客隣客數致師成願交意
亦謝不答以久次除司門員外郎蔡京嫌不附已罷提點太平

宮久之遷吏部郎中。倖臣妄引恩澤任子吏。白有某例。世勣堅持不與。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拜中書舍人。上六事曰。重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又請辨正宣仁。謗史。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仍用富弼。侑食神祖。黜安石。配享宣聖。後皆施行。彗出東方。大臣或進諛說。指爲敵國將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勣。駁其不恭言小惡。不懲。馴至大患。請以童貫爲鑒。疏入。同類側目。何臬建議。分外郡爲四道。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總管。而王畿所治。纔十六縣。有尾大不掉之慮。臬不樂改。禮部侍郎金兵南下。世勣陳三策守邊爲上。守河爲中。巡幸江南爲下。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卽金人不敢逼。孫傳深然之。格於臬議。再

扈車駕至金營說其用事者以十害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張
邦昌僭國令與熙靖同直學士院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
四

孫傳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爲秘書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
部員外郎言于尚書蔡脩曰天下事亟宜有所變不然必敗脩
不能用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宣和末言高麗入貢所過調夫
治舟騷然煩費于中國無益時相忌之謂論同蘇軾奏貶蘄州
安置靖康元年召爲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
大意以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茲時謂名言拜尚
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金人圍都城傳日夜親當矢石會得妖
人郭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掃蕩無餘傳
與宰相何桌深信不疑授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凡用七

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技能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旬日而得
皆市井游惰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汝命明年當死恐爲
吾累其誕妄類此金兵攻城益急京云擇日出兵便可致太平
直襲擊至陰山乃止識者皆爲之危而京談笑自若謂非至危
急吾師不出衆數趣之易期再三乃啓宣武門出戒守陴者悉
下無得竊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
敗退墮護龍河填屍皆滿京遽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
南遁是日敵遂登城二年正月欽宗詣金營命傅兼少傅輔太
子留守帝兼旬不返屢貽書以請及廢立檄至傅大慟曰苟立
異姓吾當死之因留太子不遣密謀斬死囚十數并求得貌類
太子者殺之詭言宦者欲竊太子出奔悞爲亂兵所殺冀以紿
金人而匿太子民間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遂以留守事付

王時雍而奉太子同詣金營。金守門者止之曰：我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以死從。金人挾之去。明年二月死。于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定。

耿南仲開封人。登第。提舉兩浙常平。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江西兩路運副。入爲戶部員外。太子右庶子。改定王嘉王侍讀試太學詹事。徵猷寶文二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爲太子。素親倖之。及辭內禪。得疾。出臥福寧殿。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彥令南仲入。勸明日帝卽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甚禮重之。賜宅一區。轉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南仲自謂東宮舊臣。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位居已上。忌之。囚。每事異議。力主求和。損斥不附已者。凡綱等所爲。悉沮之。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憫其老。命其子中書舍

人延禧代之金兵再至議割兩河地許和須大臣報聘乃遣南
仲往河東聶昌往河北南仲以老辭上大怒不得已偕金使王
訥行至衛州鄉兵欲殺訥訥脫身去南仲遂走相州與文武官
吏勸進高宗卽位薄其爲人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奉洞霄宮祠
延禧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交論其主和誤國罪父子鑄
秩與祠尋責臨江軍居住中丞張澈又以爲盲帝曰南仲誤淵
聖天下共知朕每欲手劍擊之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
死

聶昌字責遠初名山臨川人上舍釋褐爲相州教授蔡攸薦除
祕書郎右司員外爲人疎雋喜周人之急尋以直龍圖閣湖南
轉通使還爲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昌本厚王黼旣而從
蔡京爲黼所中罷知德安府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

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爲可助已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道拜兵部侍郎進戶部尚書領開封府遇事奮然不顧敢于誅殺敏度不可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共政獨遣昌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搥鼓伏闕請留李綱經日不退喧呼震地遇內侍輒撾而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諭旨衆畏其暴相率聽命時雍欲寘獄昌力止之京師危急拜同知樞密院入謝陳扞敵之策願激合義勇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迅掃營師以報帝壯之命提兵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會議制兩河昌與耿南仲同奉詔昌當詣河北以親辭帝怒不許泣曰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必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絕而登鈴轄趙子清麾衆共其門而鬻之時年四十九父用之以憂死

冊曰國家將亡妖孽競山名爲從臣斯乃狼疾李譚錚錚
庶幾全節孫傳愚忠身死奚益